



# 戈壁雨

□ 刘恩友

立秋很久了,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噼里啪啦地也就十来分钟的样子,街面上像被洗刷过了一般。这就是戈壁雨的样子,会毫无征兆地在刚烈的戈壁太阳打个盹的空隙说来就来,等热烈的太阳反应过来,又毫不犹豫地扬长而去。

雨水正常的年份,戈壁小城常常有雨,时长时短,时大时小,时柔时猛。于是,戈壁滩里的沙葱花就开成一团团的粉紫,零零散散地铺在戈壁,说不上热烈,也说不上鲜艳,但开出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些稀稀疏疏,散散淡淡的沙葱花散落在戈壁滩的沙砾里,少的一小朵,多的一大团,不起哄、不集群,像是从板结的戈壁裂纹里绽放出的笑容。这个时候,就连祁连山深处,也有白亮白亮的河水流下来,而在河流旁边的那些沙葱花,那阵势可是同戈壁上的沙葱花有明显的区别——那是大片大片的沙葱花,开得轰轰烈烈,就如麦苗一样顺着河谷生长。

每一棵沙葱都是戈壁雨的注脚,是戈壁雨落下的印痕。雨水充足的年份,戈壁滩上的沙葱如水里游动的鱼,满戈壁游走,没个尽头,那遍地紫汪汪的沙葱花,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而那些雨水少的年份,沙葱仿佛都被酷热的太阳蒸发光了,半天也找不到一棵,就像偶尔落下来的几滴戈壁雨,稀稀落落地洒进砂石里,转眼就消失了。这个时候,戈壁可真是雨贵如油啊,戈壁之城的人们,最喜欢的是下雨!

在少雨的年份,沙砾里的植被都好像被太阳烤得冒出烟来,沙石都被晒得发烫,好在不管隔多久,只要等到下一年戈壁雨稠密起来,就又会长出满戈壁的沙葱,仿佛一夜之间疯长起来似的,沙葱们好像有储根的本领,多少年都不会枯死。所以,雨水是戈壁的生命、是戈壁活力的体现,更是万物生长的保证。

夏天的戈壁雨,总也浇不灭那从苍茫戈壁深处裹挟而来的一波高过

一波的热浪。浓重的乌云在城市上空滚动,厚厚的压得地面喘不过气来,燕子急得像剑一样滴衡低飞,一些飘飞的树叶,也在风中急切地寻找归宿。这时候,我也着急地站在阳台上,我在想,既然天阴,那离我很近的祁连山一定在下雨吧,那里一定有麦苗一样的沙葱在雨里疯长呢,祁连山只要下了雨,也就等于给我们这个戈壁小城带来不少福气,也给这个小城带来些许雨意。

戈壁的雨很古老,像是从远古的洪荒时代落下来的,一滴滴都落得小心而拘谨;戈壁的雨也很新鲜,像那些砂砾里刚刚冒出的小芽,细碎而柔嫩。有时一周要阴好几天,但就是没有雨的影子,有时眼见雨在祁连山边不停地下,可就是落不到跟前来,这时候我就恨不得马上奔向祁连山去看雨、去淋雨、去享受雨。

一个夏季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但等待的那一场透雨还是没有来。终于在立秋之后落下来,劈头盖脸

就落了下来,落得稀里哗啦,但这场雨没落几分钟就停了,天上还出现了欣喜的彩虹——戈壁的彩虹,还是两道彩虹摞在一起的。

我真正尽兴地看雨、听雨、淋雨,还是在秦岭山脉里的陕南商州一个名叫“大赵峪寨沟”的村落里。前年回去的时候,几天都在下雨,那雨下得一个透彻,人只能待在屋里,雨点打在房屋上,噼里啪啦作响,顺着瓦槽流下来的雨,在屋檐前形成一个雨帘,估计从雨外面看就像“水帘洞”吧。而门前的树上,雨水把树叶打得哗哗作响,整个大山也被大雨笼罩着,漫山遍野被雨浇得朦朦胧胧,山和树、雨和雾交织在一起,也分不清,眼前只是一片雨声、一片雨雾。

今年夏天回去的时候,天晴得万里无云,远处山谷蜿蜒,峰峦起伏,古木郁郁,满山遍野全是翠绿;门前嘉木苍翠,蝉鸣鹤叫,奇花异草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正在为这美景陶醉的时候,却突然下起了雨,而且一下就

是数日,雨下得太阳好像都失踪了找不回来。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这雨水要是能匀给我居住的三千里外的嘉峪关戈壁小城一点点该多好呀,那戈壁的沙葱就能一丛一丛嫩嫩地长出来了,那戈壁上一朵一朵像圆球一样的小黄花该也能开出来了,那躲藏兔子的骆驼草也该一片片绿起来了。如此,空旷干燥的戈壁的各种草植,有的就会袅袅娜娜,有的柔柔软软,有的水水灵灵,一准会把辽阔的戈壁点缀得格外诗情画意。

多年前我初来嘉峪关时,也见过大雨的情景。夏天的时候,天一阴就下起瓢泼大雨,从幼儿园接出孩子,被暴雨淋得透湿,冷得打哆嗦的当儿,太阳就出来了。感觉那时不是天在下雨,是太阳偷了一会儿懒,故意耍赖似的随手将雨水洒泼下来的。

每一场戈壁雨落下的时候,就是我们与大自然的倾心对话,而雨里也藏着我们敬畏大自然的心性……

## 天边的期许

□ 罗小平

天与山的连接处  
已有了鱼肚白  
毡房里一夜灯火  
执勤的卫士独自望着天边默默期许

鸟儿用力地抖动着  
那早已被雪覆盖的羽毛  
想将自己彻底地  
与这遍野的雪白分离

白光已吞没了黑暗  
已等待多时的初升太阳  
慢慢将它的温暖洒向人们  
洒向这经过了一夜的大地

## 故乡的绝配

□ 景协民

多年以后我站在山头  
才发现故乡的每一个事物  
与另一个事物都是绝配:  
秋夜的月亮和月光下的麦场  
空旷的田野和劳作的母亲  
合于村边的桃树,杏树,酸梨树  
没有一棵显得多余  
甚至一匹被拖拉机惊吓了的骡子  
都是为了精心点缀

一切早已养熟在心底  
为此那个地方总在深夜的灯下  
如同一颗刚刚烧熟的土豆  
饱满,烫手,冒着丝丝热气

便复活涌动,跟着一个清晰的身影在荒原上狂奔。母亲依然像多年前一样,生了火,做了早饭,抱着手站在门外瞭望等待着在荒原上像只跑鹿一样狂奔的儿子。钻进毡筒里睡大觉的大黄猫啥时候悄悄地跑出了屋门,径直卧在母亲的脚面上,随了母亲的目光,从路的尽头望着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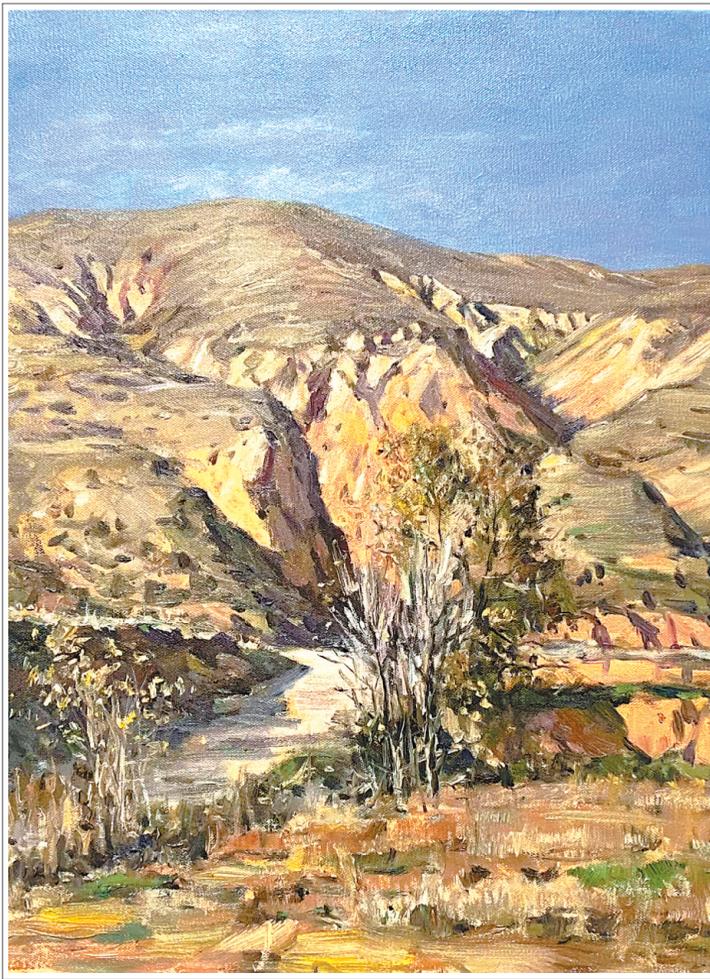
当年,父亲驮着赛里木从荒原上回来时,早饭已做熟了。半晚上茶壶里装了几把大豆和苞谷,埋到滚烫的炕洞里,这时候也熟了。母亲从炕洞里扒拉出来,撒尽壶面上的羊粪灰,揭开壶盖,一股大豆和苞谷的香味便四处飘荡开去,惹得圈里等待牧放的牛羊、在院子里踩着雪悠闲散步的鸡们,还有被控着睡觉的那条黄狗,都争先恐后地叫喊起来。在荒原上跟着主人狂奔的鸟儿,似乎不为那点诱惑所吸引,慢慢地用嘴拱开积雪,拣吃覆在积雪下面的枯草和漏掉的麦粒,吃得津津有味。赛里木从壶口里挖一把大豆和苞谷粒,嘴里丢一粒,给眼巴巴望着的鸡们丢去几粒。热腾腾的大豆和苞谷粒抛着弧线,落在雪上,迅速地消失,鸡用嘴啄下去,不知啄到了大豆和苞谷粒没有,把头从雪里拔出来时,一只只变成了白头鸡,十分好笑。赛里木抓起满把的熟大豆和苞谷粒扔向等待的鸡们。鸡们咕咕地叫着,饥肠辘辘地伸头朝雪里面啄去。

天上又飘起了大片的雪花,灶洞里牛粪火旺旺地舔着锅底。母亲背靠大门,望着荒原上狂奔的赛里木,突然觉得赛里木狂奔的脚步跑得不是那么轻巧和利落,脚尖不时踢起积雪,明显步履有点沉重,没有儿时像鹿蹄子的那种轻巧劲了。

太阳出来了,雪光烈烈的,照在人身上温柔柔和。

母亲拍打着身上的落雪,露出了骄阳一样的笑容。

赛里木迈开大步,走向母亲站定的门洞那儿,边走边重温儿时的记忆。老远,母亲的笑脸像秋季园子里的那盘向日葵,要多艳有多艳。



# 百花

第 3216 期

兴隆冬阳

〔油画〕

秦剑作

## 庄浪河的冬日

□ 韩德年

的温馨。

围绕它周匝的云烟缓缓地流淌四溢,仿佛一泓青色的溪流,微微荡漾中,殷红的色泽淡淡地渲染到周遭,层次分明。最外面与地平线相融的那一层,依然是一抹微暖的青黛。里面一层却是一簇黑里透红的光色,好像野地里燃烧的篝火,火焰混合着青色的烟色,熊熊地释放出满是野性的光芒。再里一圈,因为紧靠大水晶柿的缘故,显得光亮而清淡,淡橘色里晕染出浅浅的橙黄。

灰蒙蒙的山峦上,笼着的纱幔也渐次熏染了一层流淌的光晕,便骤然生动起来。连柳枝褐色的枝头,都奇妙地透出了一丝儿泛绿的微光。

就这么扭头的刹那。那枚太阳,或者说柿子,忽然间收敛起了所有的光色,它似乎蜕变成了一团包裹在薄薄纸皮中的火焰,堪堪就要燃烧喷薄而出。被收敛去光色的云带再次还原成

青灰色。而天地间顿时变得明媚亮丽起来,鸟鹊喧嘈,狗吠鸡鸣,活泼泼,闹腾腾,一副迎接初阳的欢喜雀跃样儿。太阳被迅速变浓变厚的云气所包裹。那枚鲜艳的柿子遽然消失了,天地骤然变得黯然冷冽。云层迅疾地翻滚、撕扯,俄而,某一角云层被撕得变薄开裂,太阳从最薄处豁然挤出,露出了苍白的脸庞,是一幅“暮云收尽溢清寒,银白无声转玉盘”的满月景象。如果不是正值清晨时刻,我都差点以为是月亮再次升起来了。

好在这样的情景并未持续太久。在云层不断加大的撕裂中,周天的云霞转瞬全都换成了乳白色衣衫,远山近谷的烟霞也稀薄清淡了许多,徐徐透明起来。

太阳持续地变幻着色泽。渐渐地由乳白转为纯白、淡黄、麦黄,温度也随之慢慢地上升,有了些许暖意。完全不同于夏天,冬日的太阳即便是升得很高

## 朔风吹过原野

□ 秦克云

陇东的冬天,风总是不紧不慢地吹,掠走了大地上斑斓的色彩。静默的土地,在正午的阳光里,像镶上了灼灼的金边;广袤的原野,起伏的山梁,显得更加雄浑辽远。

黛色的山沟里溪水结冰了,像一条银白色的缎带,晶莹剔透,铺在蜿蜒曲折的山谷中,闪烁着耀眼的白光。

枯萎的芦苇是山沟里一道靓丽的风景,毛茸茸的苇花在白茫茫的冰面上摇曳,像一支支饱蘸诗情的妙笔,装点着冬天的大地,让人分不清哪是溪、哪是岸。

冬天的鸟儿多悄悄潜伏在茂密的枯草丛中觅食饱满的草籽儿,唯有快乐的啄木鸟飞来飞去,攀援在老树干上,左瞧瞧,右望望,用尖尖的嘴巴,啄着老树皮找虫吃,弄出很大的动静来,引来一阵阵响亮的回声。

空旷的田野上,一股旋风忽忽拔地而起,呼啦啦地转着圈儿在村庄的巷道里乱窜,绕进温暖的阳坡弯里,那些调皮的男孩们拿着秸秆舞动、追赶着旋风……乡情在阳坡弯里男人们烟锅忽明忽灭的烟火中燎燃;女人柔声细语的柴米油盐,越拉越长,阳坡弯里温暖的阳光激活了寂静的村庄。

“北风一堵墙,南风无处藏。”寒潮的南风呼呼刮过村庄,灰蒙蒙的天空酿造着浓稠的雪意;陇东的雪常常是在半夜悄无声息地来,纷纷扬扬洒落在天地间。

雪落村庄。乡间道路、农家小院,树枝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远远望去天地一片苍苍茫茫,仿佛已连接在一起。麻雀是村庄里起得最早的生灵,因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叽叽喳喳在院子里徘徊着,在一只雀儿的呼唤声中,又呼啦啦一群群飞到打麦场的草垛上,翻动着柴火觅食。

下雪的时候是庄稼汉最悠闲与喜悦的日子,所有的农事早已安排妥当,女人们把火炕烘得热乎乎,隔墙喊来左邻右舍,温暖的热炕就成了她们的天下。她们扯着长长线头绞一绞脸,再交流一下绣花手艺,编着天南地北的故事。庄户里女人间的亲密和诚挚友谊,在雪天的热炕上更显得紧密而深厚。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雪落村庄,女人们扒去自家酿造的黄酒坛上的泥封,男人们喊来要好的伙伴,一起围着燃烧的火炉,温一壶醇香的黄酒,就着小酒谈论着春秋秋收、市场行情、天南地北……

高原上吹过的风总是推着人们的肩膀奔跑,总会牵动人的思绪,飘过千沟万壑,掠过一望无际的董志塬,让人忘不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生长过一茬茬茂盛而养人的庄稼、艳丽的鲜花,还有火热的打麦场上,高高码起的麦垛……挂在屋檐下的冰凌棒,是冬天一道独特的风景,儿时总喜欢用竿子敲下那一排排长长的冰凌,拿在手里当作冰棍吃,那一丝冰凉瞬间袭满全身。穿过萧瑟苍苍,静静地欣赏这方浑厚壮丽的大塬,村庄里高高的树木笔直地伸向天空,远山农家升起一缕缕炊烟,缥缥缈缈如一层薄薄的雾,装饰着美丽的村庄。

在陇东的冬天里行走,走过冰霜,走过寒冷,一场场朔风吹过原野,好像给冬天寂静的时空唱一首动人的歌谣。季节总是这样轮回,走过冬天,便是春天。

## 雪光温柔

□ 敏奇才

从傍晚开始,大雪美美地地下了一整夜。

飘落的雪花覆盖了敏家咀的庄里庄外。满目的素洁把漫山遍野的东西都盖在了下面,包括敏家咀人所有的远视和记忆。高大的白杨树穿上了洁白的防寒服,看家护院的黄狗和黑狗一声不吭地趴在窝里,牛羊抬首望着洁白的远山,向往春意。

在厚雪覆野的敏家咀,赛里木雷打不动地在清晨奔跑。

这会儿的赛里木也许把雪原当成了广阔辽远的北山草原。小时候,冬天下雪的时候,父亲骑着马,皮袍里裹着他,在草原上狂奔,让他经受冬季的寒冷,锻炼他的体魄。尔菲叶还小,由母亲带着,父亲和兄长骑马出门的时候,她还在家热炕上睡着。北山草原上冬季的风凛冽寒冷,敏家咀庄子里也是寒风吹彻,母亲生一炉火,时常藏在屋里不出门。赛里木最喜欢父亲引他到旷野里骑马狂飙,迎着疾风冲锋。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养成了旷野里晨跑的习惯,一跑就是多少年。

赛里木把对父亲抱着他在雪原上骑马狂奔的那种思念,深深地镌刻在记忆的硬盘上。下雪了,他的记忆